

# 陪伴我家的阿尔茨海默老人(上)

□王晓

我想彼时的先生,也不太清楚陪伴一个老年痴呆患者深度变老的种种艰难,只单纯地想回报养育之恩。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他跟我谈到两老安置时,动情地说过这话。我呢,还算认得几个字,也有父母,先生有此孝心,我这个儿媳妇自然无二话。

家有老年痴呆病症的公公,年过八旬。

公婆育有四个子女。但凡年节,不论中外,都是回家吃喝带的由头。看着老两口一天天地喂肥了猪,腊月年前,喊来杀猪匠,卸下四个猪腿,往两儿两女家一送,老屋里只剩下猪头下水,两人不免说说泛酸的话。也就是嘴上说说,不当回事,来年继续这么做。老两口常年供应四个小家庭的鸡蛋、包子、猪肉、蔬菜……我们常推辞不要;那些吃惯了的,得寸进尺,有的还要点单:乡下人家长的米好吃,要老头老太买稻子,机米,我们的车回去让我们给带到城里。乡下的豆腐皮正宗,大锅锅巴好吃……只要他们提一句,老两口就搜罗,送或者带去城里。

从我和先生合伙过日子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,二十来年了。期间有的小家庭分分合合,不论媳妇换了,还是女婿换了,老两口支援的热情不减。

变化从老头发病开始。那年老头80岁,老太73岁。老头老年痴呆有了苗头,体力也不能再干活了,搬到集中居住的新居,和我们一起生活。这个一起生活,只是我们周五赶回家,帮他们洗洗澡、打扫打扫卫生,陪他们两天。平时我们在城里忙于工作。先生是公婆四个子女中排行最小的,却承担起长子的责任,他要不撑头,就没人提这事。

## 发病初期

老头发病,最初症状一门心思往外跑。院子的门,稍不留神忘记锁了,他就出去,不是扛个大锹去挖钱,就是要和什么人算账,又或者要找他以前的领导给两个女儿解决工作……老头的怪异行为传到其他子女那里,都当滑稽片,笑过拉倒。这个时候的老头,能吃能喝,饭量惊人,身体的各项指标正值壮年,比持续锻炼的先生还好。

老头混沌状态念念不忘的这一切,有他早年的生活背景。年轻时,他是钢铁厂会计,为单位管钱。在家里,

他的工资他管,老太种菜卖菜,管娘家那头人情往来。这两人时髦呢,几十年前,夫妻就是AA制。正因为这种模式,他俩一辈子挣得不少,聚不起来,每遇家庭大事,人穷志短、望洋兴叹。这几年,老头得了这病,被游走乡村、假借卖锅卖盆掩护的江湖骗子骗了几回钱,每次都上千,老太哭骂过之后,直接把他的退休工资卡没收。他要给大儿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长房长孙压岁钱,老太给的不认账,自己给才表达心意。重男轻女思想顽固,越老越甚。记得有一年中秋节,众子女一起回家吃团圆饭,一张圆桌坐不下,还有站的,他把老太精心做的平时不易吃到的好菜一个个挪到孙子面前,当着大家庭所有人,无视我不到十岁的女儿。那个时候,他是清醒的也是强势的,酒能喝半斤多,高兴时一斤。

除了孙子,老头还有惦记的。他在工作岗位跟钱打了几十年交道,账一分不差,引以为豪。患病后,还要到处找人算账,对过去的荣光念念不忘。

他还有个心结,因重男轻女,两个儿子书读得略多些,都有体面的工作;两个女儿早早退学帮衬家务,都是一般企业工人。生活差距他看得清楚。到老了,心里纠结,要找他的领导给两个女儿安排好点的工作。天天想着往外奔,激动的时候老太劝不了、拖不住,就电话调兵,找那个从不找借口不管老人的老儿子。

先生急急开半小时车赶回去,按老头的思维做他的思想工作:你在单位时领导就六十多岁了,你退了二十多年,领导也八九十岁了,人在不在世都没个准,他家在哪里你又不知道,就你这样,出门倒个垃圾都不认识回家,还能找到你领导吗?不知是不是听懂了这个理,老头的情绪逐渐平复。也只是暂时。一瞅见机会,他还是出去,几次走出小区、走到邻村、走到通往城里的大路上,或许是不认得路了、或许是没力气了,路上好心人报警,警

车都送他好几回了。他还是天天想出去。他一走丢,腿脚不好的老太就开着电三轮,满世界找,找急了,只好乱骂出气。

## 听说种种别家病人奇事

这个时候,发生了三件事。一件,我的老乡玲姐,挺阳光健康的一个人,突然要去上海做手术。问原因,一直与她生活的患老年痴呆的母亲,被弟弟接回家尽孝心,结果老人偷偷出门走失了,已两年生死未卜。玲姐心焦郁结,身体出了问题,还比较麻烦。二件,先生舅舅的亲家老熊,轻微老年痴呆,平时还能捡矿泉水瓶子卖呢,一朝发病,走失了。几天后,长江里寻到尸体,已经漂到邻市。牵涉到岸线管辖区域等问题,若不是儿子当警察,连遗体都运不回。第三件,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中学校长母亲也是这个病症,监控拍到城区行走轨迹,追到乡下线索就断了。同事、学生、家长,强大的朋友圈转发寻人启事,最终在郊区的河坎找到了遗体。这三件,有的是我讲给老太听,有的是老太的弟弟、我先生的舅舅说给她听,她渐渐接受老头是病人这一现实。

老头病情严重时,每天晚上我和先生都要在下班后从城里赶回乡下。院门锁着,老头就爬栅栏,要往外面跳。老太吓得赶紧把栅栏边能垫脚的水缸啊、坛子啊挪开。其时老头81岁,那不顾一切的样子极度亢奋,生猛又吓人。

我看过老年痴呆患者家属的网上交流。一个做女儿的说,她妈妈一顿饭要喂40分钟,我要被磨疯了;一个做儿子的说,父亲一天到晚要往外跑,总说家里有人要追杀他,家无宁日;另一位做孙子的说,他带同学回家吃饭,意识模糊的爷爷身上涂满大便走向客人……当时我还庆幸,我们家老头更糟糕的状况都没出现,这些烦恼还能接受。

其实只是时间问题。

## 我和老伴“动态”居家静止

□李秀芹

我们这里因为应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需要,已经实行全面管控,我和老伴也自觉居家静止。

原来老伴一早就出去散步、吃完早饭就和一群老友去林间下棋、下午再和几位球友去打门球,他不喜欢宅家里。现在他第一反应是报名当防疫志愿者。

可老伴的积极要求被委婉拒绝了,理由是人数够了(大家都在家里,报名当志愿者的人多,当然年轻人优先)。但这话村领导不好意思直接讲,对于一个不服老的老头来讲,说他没了年龄优势,伤害性太大。我也不好点破,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,我决定让他在家当“志愿者”,帮我干家务。

直接说,他不一定接受,我得利用他好为人师的爱好加以引导。先让老伴教我接电线、修水管,家里的电线正好需要重新接一下,水管也早想换了,原来这些都是老伴的活儿,现在我决定让老伴教我,一起干。

老伴一边跟我讲电路的理论知识,一边指导我实操,他认认真真教,我认认真真学。先把家里电线换了,又开始修水管。都收拾完毕,老伴“师”瘾还没退,他说明天继续教我,学组装收音机。

老是他教我不行,我也得将他一军。我反问他:你别光让我学干男人活呀,女人的活你也得学一学,这样我心里才平衡。我怕他反悔,罢教也罢学。又和他说,我做饭时,你先在厨房见习一下,做饭这事对于你这种聪明人来讲太容易了,看看就会。

老伴也会炒菜,只不过做得少,味道不受欢迎,现在我让他多看多做,时间久了,厨艺自然也能提高。

我计划好了,等老伴学会了做饭,我再发动他和我一起拆洗被褥、缝缝补补,这些生活基本技能先让他掌握。至于我嘛,组装收音机什么的以后再讲,先想跟他学书法。当然光脑力劳动不行,锻炼身体也不能忘。我让老伴从网上下载了老年健身操,每天拉着他跟着视频锻炼。

昨天晚上,我和老伴谈起孩子们小时候用面板当乒乓球台打乒乓球的往事,老伴一下兴奋起来,翻腾出一块大木板,制作了一个简易的乒乓球台,说我俩可以在家打乒乓球。

居家是疫情防控需要,但在家却不能躺平,越躺平心里越焦躁。疫情期间,人还得把宅家生活充实起来,日子过得丰富多彩了,心情才会敞亮。而且将身体锻炼好了、心情好了,免疫力也能提高,能更好地对抗病毒。

## 系上丝巾更出彩

□李斌/唐蕾

崇川区和平桥街道起凤社区党委、工会组织网格女党员、嬷嬷服务队支部开展“巾帼心向党、传承好家风”微课堂活动,给社区老年妇女系上五彩丝巾,送上关爱、祝福的蛋糕。

